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

格物說

格物之說程朱備矣程子謂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稽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則謂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論者頗疑天下之物無窮格物者從何起訖王陽明嘗格庭前竹七日不能明幾至成疾遂力宗古本大學與程朱異趣固其樂趨簡易亦繇程朱之說無一定準繩以示之則故反疑其支離苦其空闊其實物字本有古訓易若以經解經之爲確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之教即大學之教也大學所格之物即鄉三物之物也蓋古者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則所謂六藝者小學已啟其端矣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學而仍必及六藝者誠以禮有五樂有六射御各有五書有六數有九皆至理所寓終身由之不能盡小學僅啟其端又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多故必於入大學時益窮其理也然藝主文文不可無行故先之以六行行主用用不可無體故先之以六德若是者孔子嘗用之矣子以四教文六藝也行六行也忠信六德也先六藝而後六行六德者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所謂下學而上達繇小學入大學之節次正如此也大司

徒之教先六德六行而後六藝者所謂入孝出弟謹信親愛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蓋孝弟六行中事謹信親仁六德中事學文六藝中事也條本及末因源及流義固各有當也夫大學既爲初學入德之門三綱領八條目先儒謂學者之格式也既爲格式則必使學者確有所持循何至始基之一條反若虛懸無薄而又不爲之詮釋其義乎惟實之以鄉三物則表裏精粗無一不備又係先王之大經大法載在周禮與大學之載在禮記可互相發明也周之盛時一道同風凡入大學者莫不奉爲憲典共知共行更不待作傳以釋之經所以有此謂知至之明文無此謂物格之文也使程朱以此爲訓不獨無支離空闊之疑亦無事乎補傳矣且此訓與

程朱正不悖也程子謂考之事爲非六行乎察之念慮非六德乎稽之文字索之講論非六藝乎朱子謂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物理之當窮又豈有大於三物者乎至程朱訓格爲至蓋從衆說中精擇以衷諸是者也而整菴羅氏訓格爲通徹無間義似尤精蓋通其格礙之謂格猶治亂之爲亂滌污之爲污妄擾之爲擾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古義皆如此也整菴篤信程朱非陽明比也而其論如此然則則天下之義理豈有窮哉

孟子說

聖賢立言爲萬世植綱常理本各足也自後儒誤解語病百出雖曲爲之說而義終未安如孟子告齊宣王明太祖嘗讀寇讎之說而非之擬罷其配享賴諫者而止然諫者亦未能發明孟子本義究不足以服明祖之心而鉗其口此非孟子之失誤解孟子之失也孟子特與王論去國之舊臣耳王聞言卽以爲舊君有服爲問辭意顯然豈通論君臣之義哉其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臣舊臣也視如手足卽下文諫行言聽以至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之謂也臣視君如腹心君舊君也視如腹心卽下文因三有禮而爲之服之謂也君視舊臣如土芥卽下文諫不行言不聽以至去之

日遂收其田里之謂也臣視舊君如寇讎則下文何服之有已明解之矣皆爲去國之臣言也惟其爲去國之臣名分已殺故爲舊君服獨見其厚然服止齊衰三月則與服勤至死方喪三年者懸絕矣若伍員去楚事吳因吳覆楚以洩父兄之憤此正所謂寇讎而君子猶諒之者以君臣之義早絕也豈所論於凡爲臣子者哉漢宋諸儒誤以孟子爲通論君臣之義則未免悖倫而傷化傳曰君天也天可讎乎食君之祿敬君之事敢以寇讎視君乎天下無不是之君父自古亂臣賊子惟有見於君父之不是故敢動於惡聖賢肯爲是言乎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孟子所見豈出昌黎下哉後儒誤解孟子遂使立論本恉墮雲霧中二千餘年

明祖引爲詬病非無因也宋儒號精義理反諸心而不安乃別爲說以救之楊氏時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深言報施之道使爲君者知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張氏九成曰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存此心輔氏廣曰此特爲宣王而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皆曲說也使聖賢之言必待後儒補救則不足爲聖賢其言亦不足法矣況如輔氏報施加厚之說則腹心有加於手足固也寇讐有加於土芥其可爲訓乎至潘氏興嗣直謂孟子之言有迹不若孔子對定公之渾然以此爲聖賢之別此又求其解而不得因轉議孟子孟子不任咎也彼自爲去國之臣言耳其與孔子意豈有倍哉烏虖

六經四子書誤解者多矣而此尤悖於倫紀故特爲之辨抑更有說焉齊君舊臣惟春秋戰國分疆裂土時有之孟子生晚周目擊蘇張之徒朝秦暮楚偶與齊王論及耳若天下一統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閒也尚何舊君爲服之足云哉

檀弓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此正與孟子合不解歷代註家胡皆未讀禮也

貞下起元說

元亨利貞天道也於德爲仁義禮智於時爲春夏秋冬萬物資始於元受成於貞自元而亨而利貞四德相循貞下復起元焉人知貞爲萬物之終不知貞正以涵萬物之始也何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元而已矣猶仁之統四端春之貫四時也元能統天故稟元氣之全者生理無弗足物之生而不遂者稟元氣不全耳苗而不秀者有元而無亨也秀而不實者有亨而無利也雖然亨矣利矣而貞尤要焉蓋萬物生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冬者風霜之所厲冰雪之所凝爲落葉歸根之候自非堅定不搖力葆其元氣有頹然澌滅以盡耳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有松柏之

貞操則節以寒而愈勁後此之大生廣生悉基諸此如其節不能貞則生理一虧元即無繇起萬物或幾乎息矣此貧賤憂戚所繇玉汝於成歟且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天地之化一舒一斂天地之數一乘一除元亨者陽之舒也乘數也利貞者陰之斂也除數也乘之則一核散爲萬莖除之則萬莖收於一核愼葆此核勿爲冰霜風雪所戕則參天拂雲之勢即此而具有陽春不能無冰雪無冰雪更不能成陽春故非貞無以起元也自古聖賢豪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無往非嚴冬歲寒之象惟其動心忍性苦節能貞故卒承大任之降所謂元從貞起者此也世人秉節不堅植節不固遇貧賤憂戚則嗒然喪其

所守甚且無所不爲此蒲柳之質從風而靡者耳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處逆境必先反身以修德命可致而志不可不遂此聖人教人守貞之道也明乎此故能簞瓢陋巷而不憂肘見踵決而不以爲病凡以葆吾貞固之氣而不失乾元之生理耳齊邱子曰凋松所以凌霜者藏正氣也古之君子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毅然獨立於層冰積雪中而反已自修一息不容少懈其以此也夫

甘誓湯誓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當其時書未經秦火也未壁藏而口授也未經後人以隸古寫定也孟子之論已如此況自秦火後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魯共王於孔壁中得古文尚書皆科斗文字人無知者乃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寫定之增多二十五篇又有張霸之僞書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書之失其舊本久矣其不可盡信也滋甚余讀甘誓湯誓而知之一曰予則孥戮汝再曰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烏虖此孫吳穰苴所不爲三代必無之事也何者不用命戮于社所謂威克厥愛也然戮及其身止矣武王誓師亦但云爾所弗

勸其于爾躬有戮何至孥戮乎彝德之廣運也罰弗及嗣文王之行王政也罪人不孥惟武王數紂罪乃曰罪人以族紂所以罪浮於桀也啟與湯豈預開其端乎漢法降敵者誅其家屬防叛逆也啟湯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慮其降敵而行孥戮之重法以劫其衆或曰戮辱也孥與奴同罪隸也葢不用命者身既被刑其妻子又沒入為罪隸以戮辱之也然以上句證之不應一戮字而二義若云不用命辱于社有此理乎且詩云樂爾妻帑孟子云罪人不孥豈皆可作奴字解耶蔡傳駁之允矣蔡傳又謂禹之征苗止曰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啟乃曰孥戮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此可以觀世變葢亦疑其言之過當不知此非啟與湯之

言書經傳寫竄亂失其眞也夫血流漂杵孟子辨之慮開後世殺戮之端耳然猶指殺敵及敵人之自相殺也若孥戮則殺從征者之家屬矣視漂杵之辭尤慘酷害理孟子必不舍其大而辨其細其不及此者知書之本文不若是也抑又聞之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順天也乃又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又曰夏罪其如台是民皆不樂從湯且怨湯也尚得曰應乎人乎孔子曰使民以時孟子曰不違農時湯之割正夏未有奪民穡事而興大眾者且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湯豈未信而勞不教而戰者乎不然何從得此怨咨也湯一征自葛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

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能信於四海之民何獨見疑於畿內之民以晉文之圖霸猶曰民未知義民未知禮民未知信必民心洽而後用之湯挾非常之局以伐夏救民曾晉文之不若乎此皆理之不可信者近儒攻古文尚書於今文則曲爲之說此門戶之見也吾以孟子之說推之而決其不可盡信者此爲尤也

金縢說

金縢爲僞書明初王廉嘗論之矣謂公旣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憸人佞子所爲也死生有命今以身代死是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於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旣別爲壇墠則不於廟中明矣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藏於宗廟況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周人尙卜豈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者其說辨矣袁氏枚繼之逐條抉摘不遺餘力其說尤辨且精雖註家援孺子在滕下之詞爲公解究莫可解也雖然論者知金縢之僞而未知作僞者何人其人爲誰劉歆是也歆胡爲作僞成莽篡也史稱莽借六藝

以文奸言公孫祿稱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蓋自向校遺書歆序七略因竄亂經文作僞以逢莽之惡其僞作明堂位文王世子及其增竄周官儀禮戴記家語史記方氏苞辨之詳矣方氏謂莽之竄經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所記皆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而朝羣臣也其篇首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語相證也其稱夢帝與我九齡則以莽稱天公使者見夢亭長曰假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夢中得相與則亭長之夢可徵也其稱文王十

三生伯邑考則因平帝年十有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見文王始婚亦年十二也其他莽之亂政皆分竄於周禮六官中方氏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并删文王世子篇又辨儀禮大戴記家語史記世家荀子賈子之被增竄者其能辨古書之正僞識不在昌黎下惜未悟金縢亦歆所僞僞不特未嘗辨正反引王與大夫盡弁以證成王之年非甚少且曰或而金縢之篇尙存不然歆之怪變竟無從得之烏虖方氏以金縢傳自伏生始出卽列於學官歆未必敢譸張爲幻耳不知書經秦火出自壁藏中傳自女子之口武帝時雖置博士而自一二經師外傳之者寥寥歆文學足濟其奸又益以莽之權勢人卽知其僞孰敢訟言攻

之莽篡恐海內儒生或議其偽乃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使歆典校而頒布之卽有如伏生本文者且謂歆所增竄或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本有是也用此金縢遂得列二十九篇中至今不廢雖識如方氏能辨周官儀禮戴記史記之增竄而於此不敢置疑是歆之奸偽迄今千八百年未全破也然當時已有灼知其偽者故公孫祿痛斥之班史亦以借六藝文奸言罪莽又幸其情辭鄙倍絕不類周公所爲故王氏袁氏之徒各據理辨之雖百喙不能爲之解殆天奪其魄畱罅隙以俟後人之糾正歟烏虖近儒攻古文尚書者眾矣而金縢在今文中

類取深考則信乎六經非一世之書而亟索解人不得也

案史記魯世家載武王不豫周公禱三王武王有瘳公藏策金縢中與尚書合後又云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後又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卒成王葬之於畢以從文王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成王與大夫朝服開金縢書得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泣曰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天乃反風禾盡起於是賜魯以天子禮樂以襃周公之德是史記分書語爲兩事蓋亦劉歆所竄亂也公前代武王死復代成王何慣於代死若是耶荆舒周公所懲者也公方且膺之乃不奔魯而奔楚何耶至公欲葬成周王葬之於畢事見逸周書然與風雷示變開金縢無涉且公卒矣出郊親迎者復誰迎乎此不可通者也攷王充論衡並載二說史記蒙恬傳曰昔周成王有病周公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旦將爲亂王大怒旦走而奔楚王觀於記府得旦沈書流涕曰孰謂公欲爲亂乎乃殺言者而反公旦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

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後漢書周舉傳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張奐傳云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是諸說者果孰是而孰非乎又案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尙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周公死天乃雷雨自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成周而葬之於畢凡此皆本史記後說也白虎通亦然夫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已有此論又更

秦火經莽歆竄亂無怪羣言淆亂人人殊也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益見其不可盡信耳況尚書大傳伏生所作也今文尚書亦伏生所口傳何應自相矛盾至是益可見書被劉歆竄亂非伏生原本矣竊意武王旣喪以下四節當係書本文別有歸徧作僞者刪節本文而增竄其前後以神其說耳此可以理斷者也

又按戴氏鈞衡解未可以戚我先王謂戚卽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戚趙岐注動也蓋僅卜未可以動我先王故特爲壇墠冊告而後卜耳果爾公胡弗與二公共爲壇墠冊祝以動先王而必自以爲功乎召公亦姬姓或曰文王幼子也獨不可以同禱乎

姚氏徧謂爾為祝史之常辭惟巫史之體既然故廟中得託其稱詩曰莫匪爾極爾后稷也賓爾為爾公允師爾武王也不必如蔡傳作人子膝下之辭也僞氏同謂古人不以爾汝爲卑稱詩云天保定爾俾爾彌爾性用之於君也詩曰既昭假爾禮曰假爾泰龜有常用之於鬼神也其說似已余謂詩體限於四言故不能不稱爾亦不能不自稱我然辭氣温婉未有如爾之許我爾不許我云云之鄙倍者至假爾龜筮視告先王則有閒矣今以詩有莫匪爾極既昭假爾之文遂以爲禱先王可稱爾之證然則詩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之文豈即可爲周人名終不諱之證乎或又謂我乃屏壁與圭屏者藏也藏壁與圭不敢復有

所請耳濆則不告道本如是也然公既竭誠以禱至不自愛其死則必哀痛迫切以求其許何必以許不許並陳耶不許則藏圭璧此不待言者也言及此則情轉泛意轉緩矣不能由窩之解也總之此數節辭氣鄙倍其經僞竄無疑安得以今文故獨爲之迴護耶

關雎說

說關雎者言人人殊。於夫子所云哀而不傷之指率牽强不相入。集傳謂求之未得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夫寤寐反側思也。非憂也。憂也。抑非哀也。其何傷之有。集傳又謂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夫思至於哀則已過矣。尙何則之有。小序曰哀窈窕思賢才。此古訓也。然使但爲妃匹計。則第思窈窕耳。胡哀爲。故必先知文王后妃之本末。然後能得關雎之解。且可得聖人哀樂之解也。夫關雎一詩。爲文王繼娶太姒而作也。於何徵之。於大明思齊諸詩徵之也。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卽所謂摯仲氏任生此文王者也。曰思媚周姜。則指文王元妃姜

氏也。蓋文王初娶亦姜氏，不獨前有太姜，後有邑姜也。思媚猶思齋，非謂太任之媚於太姜也。果指太姜，則不應稱周姜。太任爲婦，太姜爲姑，豈有尊稱其婦而獨殺於其姑之理。其曰京室之婦，蓋文王方爲世子，未即位而周姜卒，故止稱京室婦，明其未爲國妃也。曰太姒嗣徽音，則姜氏卒而姒氏繼之。嗣者繼也，猶其言纘女維莘也。纘亦繼也。曰則百斯男，則姜氏止生伯邑考，及繼娶太姒乃生武王、周公及管、蔡、康、聃諸叔季也。曰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武王實太姒長子，子以母貴，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說者以姒氏爲莘國長子，支離甚矣。凡此非肊說也，詩固明言之矣。其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大邦有子，親迎于渭，指

初娶之姜氏也國君十五娶而生子古雖不盡然計亦在弱冠前故曰初載也既曰有命既集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明乎其爲繼娶故更端言之更迭舉之若均指太姒不應言重而詞複也且洽渭與莘地勢渺不相屬明其爲兩人兩地也凡人之情當少小時縱有室家之慕必不至寤寐反側螮蝀之詩人譏懷昏姻者爲無信不知命聖人豈若是乎況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者日三雞初鳴而盥漱問視又何暇及此乎惟當嗣位後開國承家中年喪偶任重而勢孤苟不得聖女以嗣徽音則無以奉神靈之統故哀情不能自抑哀則思思則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也序云哀窈窕思賢才正謂哀逝者而思繼

續者耳。第詞意引而不發。故說者胥失之。且夫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年九十七乃終。計其卽位葢四十七八歲矣。又終王季之喪三年。然則太姒來嬪文王年葢五十矣。當元妃初逝。內政無所統屬。於是妾媵皆哀其無以共承宗廟。幸而得姒妃。乃作此詩。葢嬪御之倫。深知文王之隱微痛疢。故能爲此言。亦性情之正所感也。然古無未立后妃先有妾媵者。若非太姒爲繼妃。則方其初載作合。安所得魚貫之宮人。其人又安能備知主君之隱曲一至如此。故惟先有周姜。則妾媵之同侍文王者且數十年。故能言之親切若此也。明乎此。而後哀而不傷之義爲可通。而大明思齊諸詩。亦豁然見眞面矣。

少讀姚姬傳經說有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其卽位蓋四十七八歲矣又經喪三年當太姒來嬪文王蓋五十矣未知其爲世子有妻而亡之與抑求聖女之難竟未有夫人與因此反覆推求知太姒必非文王原妃然不識以大明思齊二詩仍無確據也後晤張力臣觀察言中州將子瀟論關雎非王子此說屢求其書不可得光緒丁丑乃得子瀟集讀之爲之大快鄧孫說人不識知且係箋注體不便讀者因櫽括爲此文以表章之

姬傳又云文王五十而娶太姒爲生武王文王崩時武王蓋四十六七矣又十三年而伐紂年可六十故告周公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六年而崩蓋武王壽止於六十

六故周公陳無逸不及武王謂武王九十三而終者王莽令劉
歆所竄亂之妄說也

將仲子說

將仲子刺段也序以爲刺莊公蓋段失道而公弗制刺公正以刺段下二章序皆以爲刺莊公意亦如此特辭未盡耳集傳以爲淫奔者之辭今取其詩繹之其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等語卽作男女之辭觀而其不惡而嚴與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同一止乎禮義淫奔者能爲之乎乃集傳於召南則曰其凜然不可犯之意可見於此章則指爲淫奔豈在二南則爲貞在鄭必爲淫歟究之皆非也蓋刺段而止其簒也毛傳謂指祭仲亦非也鄭武公娶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則段正仲子也稱叔者從其封號稱仲序其行次也段命西北鄙貳於已又收爲已邑

至於廩延又繕甲具乘將襲鄭武姜將啟之國人知其謀也久矣故刺而諷之曰無踰我里言段既居京京之外皆非其有不得侵軼鄭之疆里也踰牆猶言短垣不可踰也踰園猶踰牆也曰折杞折桑折檀猶所云落實而取材也曰畏我父母言仲子有母在謀敗則憂及父母後卒有城潁之寘也畏我諸兄謂莊公也公正仲子之兄也畏人之多言謂段之心路人皆知之不能如昔之曲沃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義本明白正大合下二章觀之益見爲得謂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耶集傳泥於鄭聲淫之說舉風雨青衿蔓草將仲子諸詩不淫者槩誣以爲淫豈篤論哉

檀弓說

檀弓文義簡與後儒誤讀誤解者多如孔子少孤不知父墓一章聖人人倫之至斷無踰冠尚不知父墓之理司馬遷作史記創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尤爲悖謬惟近人高郵孫濩孫之說曰檀弓未爲失讀檀弓而不明句讀者之失也此當以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蓋淹柩爲殯淺葬亦爲殯殯者掘肂居之畢塗其上故有似乎葬也孔子生三歲而孤顏氏早歿淺葬其夫於五父之衢欲待將來改卜而與已合葬也至是顏氏卒孔子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蓋殯淺而葬深彼時年幼既未臨其穴事隔二十年欲遷柩合葬於

他所則未知向者之果爲殯乎爲葬乎如其瘞在淺土禮應遷而合葬也若已成乎其爲葬則先人體魄安此已久未敢造次以取戾故必博訪而詳問之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維時閱歲已久凡及見其事者恍惚莫能詳皆曰鄹大夫已葬於此也獨曼父之母言其爲殯然後知當日是殯而非葬既有此徵乃得合葬於防矣愼當讀如字鄭注改讀引去聲改經以就我此大失也又孔子既得合葬於防竟封之崇四尺先反而墓崩因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解者謂孔子自傷不能致謹於修築致因雨而崩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修也如此則聖人不能愼終厥咎重矣欒平鄒鳳池曰孔子之於禮從殷從

周皆斟酌古今而行之殷人墓而不墳不墳則不慮其崩亦無待於修此殷人尙質之俗亦欲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體魄也孔子非不欲從殷制自度他日不免從事四方因從昭代邱封之制當封時亦旣崇四尺矣其先反也修虞事也以餘功屬之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墓之崩非繇築土之不堅實因驟雨之淹漬門人卽時修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耳夫子聞言攢泣而曰古不修墓葢古人所以不修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修子葢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因以知墓而不墳古人固有深意也此章以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吾聞古不修墓爲起訖其義甚明讀者自不察耳又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章解者因

孔子謂其已甚遂謂孔子出妻又因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遂謂孔氏三世皆出妻此必無之理也豐城甘紱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指孔子於前母施氏言非謂伯魚之於开官氏也蓋叔梁公初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梁公始出妻是也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生孔子孔子雖有兄孟皮乃妾母所生又以足疾廢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禮爲出母齊衰期爲父後者則無服周道尊尊其制然爾殷道親親雖爲父後者猶服之聖人以義起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大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孔子爲之服期蓋用殷制也門人之問明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

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云吾先君子無所失道謂前母因無子被出故豪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則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惡得誣爲喪出母耶是三說者並有功聖門足破千古之惑抑可見六經非一世之書前賢實有藉於後人也故特表而出之

檀弓說二

檀弓說解者多亦有傳聞失實者如曾子責子夏喪明非情理所宜有也子夏嘗爲魏文侯師年不下百歲老而目盲世所常有適有喪子之戚遂傳其因喪子而喪明傳之者過也師曠師冕左邱明之徒未喪子亦喪明其又何說禮毀不危身未聞毀可喪明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聞遂喪明也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其父曾晳與子夏共學聖門子夏曾子之父執也方往弔時曾子哭子夏亦哭情之至也子夏呼天而稱無罪亦人窮呼天之常態耳曾子遽怒遽斥其名而數以三罪呼汝爾者十臨之若父師然曾子平日篤厚而謹愨出辭氣遠鄙倍必不以是加諸父執也皆

者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以全交也狸首之歌與無罪之哭孰輕孰重夫子嘗以杖叩原壤而於此獨容之曾謂曾子遽出此乎將不以子夏爲親故乎弔人之喪忽而數人之罪前哀後倨使人弗堪則何如弗弔邪且其所云三罪亦未當夫子爲生民以來所未有子夏豈不知之其設教西河必不敢以夫子自居也卽西河之人尊之或過亦不足爲子夏罪昔諸弟子以有若之言似夫子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未聞罪有子也何獨以此罪子夏親喪固所自盡也豈必欲使民有聞卽如檀弓所稱顏丁善居喪高子羔之執喪君子以爲難衛之送葬者孔子以爲可法

獻子之禫孔子以為加人一等敬姜之哭孔子以為知禮以及將軍文子之中於禮延陵季子之合於禮皆有闇於民者也然豈有意使之聞哉有意使聞是因喪以為名也若喪子而喪明則適逢其會豈非其罪矣檀弓記此蓋欲表曾子之直諒子夏之服善而不知誣子夏并誣曾子也蘇子瞻謝疊山楊用脩諸家並好檀弓第就其文論耳若其義理之失蓋不可枚舉而此章尤甚讀者其詳辨之

檀弓記曾子易簀亦理所必無之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有等級而簀無聞焉簀乃衾裯帷帳之屬有精粗無貴賤果為大夫之簀季孫雖賜曾子必不受矣曾子臨終

啟手足曰吾知免夫自問無遺憾矣若僭臥大夫之簀必待童子正告而始知知不猶有遺憾乎儻童子不告不幾不得正而斃乎此葢因啟手足數語附益之而失其實也必不可信

周禮媒氏說

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方氏苞謂此劉歆所增竄也禮謹男女之制若會焉而聽其自奔雖暴君污吏能布此爲虐令乎蓋王莽時坐私鑄沒入爲官奴婢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見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其說似矣然歆所竄亂固多此卻爲其本文特解者誤耳汪氏中曰會計也讀若司會之會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仲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

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說與梁氏鴻鵠合獨奔則不禁則仍誤解不及梁氏之碻梁氏曰會讀若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令其合會也蓋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既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具書於媒氏中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古者女子有罪爲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爲妾蓋嫁娶而禮不備謂之奔以其六禮不備故卑之也奔者不禁謂其時已過不責以備六禮耳聖王豈導人以淫奔哉較汪氏所云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娶婦者爲優矣汪氏引禮月令爲徵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

敎民益也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耳然以速其嫁娶故遂縱之使奔雖曰恥之不適以導之淫哉故當以梁氏說爲定焉虞經一也合數家之論而其說時有未盡則信乎六經非一世之書讀者當擇善而從之也

雜說三首

趨園主人蓄文魚數十頭。以盆爲沼。壘奇石爲島嶼。上蒔佳卉。望之蔚然蒼秀。魚游島嶼中。竟日夜不息。客曰。樂哉魚乎。彼自謂入江湖濠濮間。日踔數百里。無窮期也。主人曰。噫。是終不離故步耳。所居不出盆盎。所知見安能出盆盎哉。天下大矣。義理匪一端矣。人智識各有所囿。或囿於見聞。或囿於氣習。或囿於專己自足。繇君子觀之。皆盆盎之智耳。古稱井底蛙。又稱坐井觀天。皆此類也。客曰。善哉。吾於觀物悟器識之宜焉。

主人在圃中掘濠。得古戟。苔繡斑然。蔡之異常材。加砥礪焉。其鋒可剸犀兕。他日又得古銅鏡。形圜。土花剝蝕過半。役人將棄之。余

命磨以元錫光爛然鑑及毛髮客至出以相眎客太息曰戟若鏡非昨鈍而今利昨闇而今明也遇不遇故耳天下豈乏瓌材哉況於沙壅於土識之者雖耳主人曰管子不云乎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山而威可載物必待遭其時也使管子不遇鮑叔牙死纍囚久矣戟鏡云乎哉

主人山居有以泰西火器見貽者器長不及尺火不然自爇發若循環客見而嗟異之主人愀然曰宇宙之殺機殆日甚一日乎古者不得已而用兵干矛耳斧戉耳自火器興雖葸夫之勇當之輒糜碎不圖精利更及此也烏虖三代以下琴瑟簫管之器敗棚槤簠簋之名物日失日亡而殺人之具乃日加利吾惡知世變所

終極哉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四

碑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儀禮士昏禮入門當碑揖禮記祭義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凡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說文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文章辨體謂碑始於李斯嶧山之刻文章緣始謂漢惠帝爲四皓立碑高車山然吾聞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篆文則不始於秦矣劉彥和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王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王紀績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濫觴又曰宗廟有碑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

墳猶封墓也葢自是碑遂用之於墓道矣

歐陽公曰後漢以來始有冢墓碑文而門生故吏亦相與立碑頌德孫氏何曰碑非文章之謂也後人假以載其銘銘名也述其功美始可稱名也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以序編錄者通謂之碑文余爲此體凡二一廟碑一墓碑代作者亦附焉

漢魏人作碑誌本文中不入撰人名集中入撰人則自稱名用韓退之法也韓碑體近西漢平淮西則上擬書詩然自平淮西外餘皆廟碑及酉成王諸逹官之墓碑耳至李習之作高愍女碑始表揚節烈下及窮閻女婦之微所謂表一人而天下勸也

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即綴銘辭此漢碑常例也柳子

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亦用其例章氏學誠曰原奏末必如此古雅史家原有點竄翦裁之法銘文辭可以改竄制度則必從時篇首臣抃言篇末制曰可雖與孝門銘篇首壽州刺史臣承恩言篇末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同仿史記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然非唐宋時奏敕體也奏敕自有當時公式若過求古雅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乃舍唐虞而法秦漢安見其能好古耶

又曰汪堯峰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其序全仿孝門銘及表忠觀碑篇首巡按御史臣粹然言篇末臣謹昧死以聞究屬非法蓋近代章奏篇首繫銜無不稱姓者粹然何姓豈可因摹古而删之又

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已兩違公式矣婦人有名稱名無名稱姓此通例也近世家牘之文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有稱該氏者尤爲俚俗不典汪氏於一定之公式改從秦漢而反沿陋俗稱氏不亦傎乎余家此論似苛而實正文章家不可不知

袁簡齋曰碑誌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然亦不必泥如昌黎作權文公神道碑應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以故相二字標題作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以統軍二字標題瀼川作沈璧墓誌應書建安縣知縣而以建安尹標題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至序官有從古稱者如以

珹以金吾衞大將軍扈蹕而權文公碑稱以大司馬翼從奚陟卒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朱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之類皆古稱也有從俗稱者如李珏牛僧孺碑稱宋中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昌黎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汞叔之桑懌傳稱閤職閤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作明道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司也皆從俗稱也余按金石文字宜謹嚴毋通脫凡從俗之稱可避者避之不得已而用諸議論文中猶無害也敘事而沿大司馬大宗伯之稱則萬萬不可

又曰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廬陵作李公濟

碑稱南昌爲豫章不稱隆興震川作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不稱應天府尹則行文亦難泥論序地名有用省字法者如廬陵伊仲宣誌銘稱歴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均省卻一縣字東坡趙康靖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冠廬壽介甫王比部墓誌稱願得蘇常間一官南豐錢純孝墓誌稱爲尉於秀婺鄧云云均省卻一州字余案省字之例尚可仍至敘事則地名必從時制

敕建平江縣忠義祠碑　宗祠碑　家廟碑　敕建曾文正公祠碑　敕建駱潘張三公祠碑　敕建劉忠壯公祠碑　湖南省城隍廟碑　河泊塘新建屈子廟碑　昭顯眞人廟碑　明蘄國武康康公廟碑　前永州太守楊公生祠碑　李烈婦兒

氏殉節碑　重修宋君子萬子靜先生墓碑　凌氏族姓重修

追祖淸海公墓碑　先世父暨先府君合葬墓碑

天岳山館文鈔卷四

敕建平江縣忠義祠碑

咸豐十年七月己未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江總督
臣曾國藩奏言臣伏見軍興已來
皇上褒崇節義凡臣工將卒死職死綏輒予　贈卹　賜祠諡有
差其有一軍一邑死事獨多若湖南水師立祠江西之湖口湘鄉
士民請建忠義專祠皆得　旨俞行所以激揚而褒顯之者甚厚
平江介江鄂之衝爲湖南行省東北門戶方賊據通城義甯蹦長
沙巴陵湘陰卒與平接壤邑人士力戰固圉復應募爲義兵出境
膊賊若江若楚若宣歙吳越閩粵川黔凡楚師轉戰地平人卒負

戰爲軍鋒前後死綏者二千六百有奇烏虖烈矣邑學宮例設忠義祠地隘不足安衆靈署知縣陳鳳舞牒請建專祠卜地興築會鳳舞卒事幾寢邑人按察使銜温處兵備道李元度集貲濟成拓祠基而大之治其庭壇翼以東西序神廚庖湢皆具中祀領兵官四人曰

贈太僕寺卿知府銜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何忠駿

贈總兵銜謚壯節候補游擊童添雲五品銜候選知縣李原濬候選從九品黃錫宇東西龕祔祀武生候補把總李傳璨等六十有七人兩廊祔祀義勇劉滙湘等二千五百五十有三人購祀田三百畝籍其歲租供牢醴之用且以時修葺請賑湖口湘鄉成例

敕下所司列入祀典命守土官春秋致祭用妥忠靈垂示來

久罹邊烽未靖邑人士赴敵者多殁不幸繼有死者請具上其名以次祔祀以稱 朝廷表章忠義厲世磨鈍之意謹與巡撫湖南都御史臣駱秉章合辭封驛以聞得 旨如所請於是平之士民聞 命感踊筮日迎主入祠鐃簫殷雷高管嗷嘈幢牙麗靡合沓孳麗旄倪夾道額手嗟喟具道天子恩德嘉勞死事之臣至優且遠既 贈崇秩廕及嗣人復永報以俎豆死且不朽煒哉茲足慰鬼雄而扶人紀矣乃爲迎神送神之詩俾工歌以祀焉詩曰

汨之江兮水瀰瀰懷沙自沈兮哀屈子左徒去兮二千年嗟眾靈兮鬱起靈之來兮洋洋歆荔丹兮蕉黃翩然下擊兮披髮大荒朝

咨輿於蒼梧兮夕弭節於羅國亘妖霧兮江南北目眥裂兮手拳握瞀爲大厲兮搏賊蠹之去兮邅邅驂赤豹兮駟文螭排閶闔兮吐虹霓元精耿耿兮騎尾箕招忠魂兮賡楚辭

宗祠碑

古者大夫適士官師皆得立廟而以宗子主祭故有百世不遷之宗三代後仕者不世祿而宗法廢雖貴爲大夫猶祭於寢乃設宗祠以合祀其始祖或始遷祖俾族姓不忘所自出猶有宗法之遺意焉然古制有爵始有廟其有爵者亦止祀及二世三世至四世止耳若歷世以次祔祀實與古法不相應自程子以義起禮謂人本乎祖時祀宜逮高曾冬至宜祀始祖近代遂因之不變此論出而追遠之忱益無憾矣

國朝會典定品官家祭之禮於居室東立家廟以四室奉高曾祖禰高祖以上親盡則祧藏祧主於東西夾室其餘以次而差

聖朝錫類明倫典至備也然于姓繁者或不能家立一廟於是匌合族人立始遷祖祠以次祔祀春秋合祭以序昭穆則於敬祖中又寓收族之義固議禮之君子所許也吾李氏自碧山公諱承永石晉天福二年由江西建昌遷平江卜居埤山實爲始遷祖又八世爲仁昭德昭可昭勝昭公及綱純二公爲五房今蕃衍布濩於平者皆五房子姓也宋西坪公賓王以進士官司農少卿祀鄉賢仲秉公儒用以進士官制幹受業朱子之門學者稱絲溪先生爲邑九君子之冠自後舉甲乙科以宦蹟學行著者肩項相望邑中稱右族焉埤山舊有祖祠燬於兵乾隆癸酉族先正建宗祠於北城汔今百有八年矣歲久弗葺榱棟且傾族父老有事於祠願瞻

咨嗟。迺謀曰。舊祠猶樸。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宗祊隳剝不治。本主黜昧。大懼弗稱堂構。稽　國典。五品以上得立廟。今吾族仰承檐庥。用科名政績軍閥起家者。官自五品迄二三品。僂指不能悉數。法當易祠而廟。於是革故取新。拓舊址數百弓。為廟五楹。祀始遷祖。昭左穆右。以次祔中。建　敕書樓。尊藏　誥敕。東西序翼以修廊。庋祭器及譜牒。後有堂。為與祭者秩事之所。為門三。為級五。蔽以屏牆。崇閎巖翼。工始於咸豐九年五月。落成於十年十一月。費緡錢萬一千有奇。增置祭田。歲入租三百石。以垂遠久。維我族眾均力一心。不戒用勸。廟成。肇祀宗祊。戚序登降。受胙耆艾。咦嗟巧惟曰。俟其禕哉。茲足妥先靈而庇賴吾族矣。是舉也。考之禮經。

衷之儒先定論上稽　昭代之典制以求合西坪練溪諸公承先翼後之心義皆有當允宜昭示來茲謹識其顛末而系之以詩詩曰

觥觥我祖自晉遷平劬躬嘉後襲美樹聲爰逮五公如枝連理孝弟力田雲仍鬱起宋有西坪亦越練溪名卿碩儒俎豆尸之逮人朋生世引弗替耿耿祉哉有秩斯繼日際

熙朝厥聲隆隆文械刻章武爲峻功偉茲後禩龔邵明德蔚其才惟祖之澤城北通衢舊有崇祠歷祀維百榱崩級夷粤議剏新如嚮斯應期月告成旄倪謳詠翼翼新廟孝孫之孫順埶卽宜以祇以處以平其巘植壘增庳孝孫來享來爲新廟於臺於堂光遂

有耀有牲斯腯有酤斯湑駿犇止止咸履厥成念我宗功陟降庭
止勖我後人報本返始匪本曷思匪源曷追刻詩牲繫以永厥垂

家廟碑

今宗祠遍天下矣然於時王之制則未協也伏讀

大清會典通禮凡品官家祭於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迄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以牆北爲夾室南爲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設側門堂四室奉高曾祖禰四世南嚮高祖以上親盡則祧藏主於夾室歲以四仲月致祭每案俎鉶敦各二籩豆各六牲用羊一豕一自四品迄九品其制有差蓋秩無論崇卑家必立廟各祀其四世雖兄弟不能合也今人不能皆立廟乃合祭其始遷祖雖與古宗法相近而實不同蓋祠不

與寢相連屬則神不依人文祀至數十世以上旁親皆得入主族姓無賢愚貴賤並得執鬯以將事自非立專廟於家各祭其所當祭祧其所當祧詎有當於從周之義哉吾族宗祠在縣治北祀始遷祖碧山公既增其舊制矣同治七年三月元度帥師平黔東教匪蒙

恩起雲南按察使軍功隨帶加四級

覃恩誥贈先曾祖錦林府君先祖星垣府君先考小卿府君皆爲

光祿大夫曾祖妣余祖妣徐皆爲一品夫人母氏喻　封一品太

夫人惟高祖石君府君例不獲貤贈乃援推廣例繇國子生追援

光祿寺典簿高祖妣曾　贈孺人時元度以母老請解官歸養

詔曰可六月歸里乃攷會典通禮建家廟居室東堂室房廡如制越明年正月廟成會

制書至乃用新階題神主肇祀四室於堂行焚黃告祭禮既訖事謹拜手稽首爲之記曰祖宗者吾形氣所自來也分父祖之形氣以有吾又分父祖之形氣以有兄弟伯叔皆一氣所衍也等而上之吾父祖實分始祖之形氣以有其身吾始祖又分厥初生民之祖之形氣以有其身今雖莫舉其名諱然形已微而氣相承氣者何吾今日之一呼一吸是也吾之一呼一吸卽吾父祖之呼吸卽吾始祖之呼吸卽自有天地以來始初之祖之呼吸使中有一時之息則氣不屬矣惟其一氣相承廟饗所以嚴也且夫人生以氣

不以形祖宗之死者死其形耳氣則發揚於上爲昭明未嘗亡也當吾祖若父生時非僻之行弗敢逞焉懼其闇而責之也及其死而罔知顧畏則之死而致死之矣不知祖宗之生爲人人以形治形不能無所隔其死也爲神神以氣治氣則無所不通一念之起無不知之故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乃不盭於孝也或謂一氣相屬既上溯諸不可知之祖而廟止四世親盡則祧何歟曰此禮之止乎義也七廟五廟三廟之制胥視此矣且無論始祖及不可知之祖也即高曾祖禰四世抑豈易言事哉吾既祀高曾祖禰則皆如在其上矣高祖既如在而吾高祖之子姓苟有顛連窮困者吾不爲之所則高祖之神恫矣曾祖既如在吾曾祖之子姓苟

有顛連窮困者吾不爲之所則曾祖之神恫矣推之祖若父皆然即上至始祖亦莫不然故君子一舉念不敢忘親一舉口不敢忘親一舉足不敢忘親懼其自私自利而不知本也不知本則一脈相承之氣我則閡之一綫不屬之神我則背之雖日具百牢五鼎如不祭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世世子孫念之哉吾李氏之系前撰宗祠碑備矣兹不復著爲詩以聲之詩曰

衆萬之生橫目芸芸如木有根其初一人析爲千百形氣則均生我者父父出於祖更溯厥初上及邃古元黃甫判無名可譜總此一氣呼吸相傳綿延不息亙千萬年反本追始廟饗斯嚴於赫

聖清損益前制典垂一代品官家祭有本有文爲法萬世明明我

祖五季遷平城西卜築自宋汔明繼宅爽溪世讀且耕積久而光

褒綸載錫有列於　朝作廟翼翼有庭有榮有堂有室遵王之

制歲事攸宜春秋匪懈諴孝無違本支百世敬而聽之

敕建曾文正公祠碑 代

聖清受命二百餘年
三祖
五宗重光襲慶承平既久物熾而豐蘖芽跧伏橫決嶺表越道光季年乃有廣西逆渠洪秀全等負嵎稱僞號旅拒　王師踰嶺跳湘犯長沙不克遂陷武昌殘安慶踞江寧爲僞都又分黨北擾河朔東躪瀛碣西略汾晉當是時中原糜沸所過幾無堅城咸豐二年湘鄉曾文正公以禮部侍郎典江西鄉試聞母訃歸里
文宗顯皇帝特詔公治團練於長沙公曰金革無辟誼不得辭然愚敢與君常比因疏陳將來即幸立功終不敢邀甄敘又疏請以

東伍法部勒鄉丁使出境剿賊援羅忠節澤南李忠武續賓王壯武鑫李勇毅續宜張忠毅運蘭劉武烈騰鴻劉忠壯松山諸公爲之將是爲湘軍所自始明年命忠節援江西時主兵者爲江忠烈忠源亦公所薦士也江西圍解乃疏請治舟師援今侍郎彭公玉麟總督楊公岳斌提督鮑公超黃公翼升等俾領水軍疏調胡文忠林翼以黔軍來會剿又疏薦塔忠武可大用且曰塔齊布如戰守不力臣甘與同罪其知人善任使皆類此四年公率水陸萬人東征初戰再失利尋大捷湘潭以師不全勝自劾未幾復岳州克武漢大搏田家鎮斷橫江鐵索燔逆舟萬數千遂圍九江進攻湖口居亡何戰舟深入彭蠡湖賊夜焚襲我師自北岸進陷武昌五

年春公帥羅忠節等援江西而令胡文忠及彭侍郎同扼長江上游規武漢羅軍克弋陽廣信義寧仍檄令援鄂時江境賊麏集公獨當之不留以自衛也六年江楚道阻劉公弟愍烈公國華及劉武烈等自鄂來援攻瑞州今粵撫劉公長佑自湖南攻袁州公四弟今威毅伯河道總督國荃自湖南攻吉安是年冬再克武昌七年

公以外艱歸明年夏

命督治浙江軍務時王壯武張忠毅已痡殄江西賊劉武烈已克瑞州劉公長佑克袁州蕭壯果啟江江誠恪忠義等克撫建威毅伯尋拔吉安而愍烈公殉難三河鎮九年奉入川之

命中途改　命規安慶遂屯宿松克太湖十年江南軍潰蘇浙並

諭於賊

詔公總督兩江充　欽差大臣遂渡江壁祁門舉今相國恪靖伯左公宗棠肅毅伯李公鴻章分治軍務而威毅伯仍攻安慶明年八月克之

穆宗毅皇帝同治元年月正元日除協辦大學士乃分道出師威毅伯以湘軍會水師掃沿江逆壘直擣江寧左公以楚軍出衢州規浙江李公以淮軍出上海規蘇常而公季弟靖毅公貞幹用苦戰積勞卒於軍三年蘇杭以次底定六月乙酉威毅伯攻拔江寧僞都粵賊平冊勳

詔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加太子太保　賞戴雙眼花翎尋晉

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如故科爾沁忠親王剿河北捻匪死事
詔以公代之時湘軍凱撤乃別簡銳卒經略中原議築長牆遏流
寇亡何疾作
詔還鎮以李相國代公卒用公方略平寇公謝弗如也八年移督
畿輔天津民與西洋人鬨
命公察治之公疏言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而密議儲將練兵上
方略甚備局外不審或用相訾議公引咎而已尋
命還鎮江南有大事咨而決之十一年二月戊午公薨遺疏入
穆宗震悼
詔贈太傅特謚文正祀京師賢良祠昭忠祠並於湖南江寧建

立專祠禮也既安徽江西湖廣直隸諸疆臣並據輿情入告請各

建專祠

詔曰可於是湖南度地小吳門內縱七十八丈橫四十八丈中建

崇祠凡四重上下亭各一為門三門首牌樓一東西序稱是又西

為思賢講舍又東迤南為鹽務公所計堂室廡榮廂移庖湢百七

十有八間有池廣袤十數畝為橋一亭五臺二池畔壘石為山雜

蒔花木翼以迴廊續以崇垣垣周二百六十丈糜白金四萬有奇

自發帑三千外皆其舊部及湘岸淮鹽商所捐佽也工始於同治

十二年春考成於光緒元年冬諏吉迎主官紳士民來會者萬人

既成禮眾請文其麗牲之石謹案盜起嶺西蹂躪遍十七行省當

者彊靡公以書生帥鄉人子弟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誓滅此朝食前後死事至二萬餘人而士氣不少餒豈可強爲哉誠繇

列祖

列宗厚澤漸人至深且久海內皆知敵王所愾公復以忠義勇敢倡之克己而愛人辭巧而就拙一時忠誠所感召衆爭效其所爲以避事苟活爲恥盎氣機鼓動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宜其卒殄十餘年負嵎劇寇解東南數十州之倒懸而繇

國家萬億年無疆之祚歟抑嘗考諸三代稽諸大小雅烝民江漢常武崧高諸詩雖詠歌方叔召虎申甫吉甫仲山甫之功實以彰

宣王尊賢使能之盛德然則公功所繇成非遇

文宗

穆宗任賢弗貳抑烏能聲施及此哉故考次方略著公終始大節

聲爲銘詩以彰

兩朝先帝之明以稱

聖恩褒祀勳臣勵世勸忠之意其辭曰

嶽嶽文正曾國一儒少宗正學竺守程朱立朝謇諤吁咈都俞手

梟大憝卒汔王誅厥憝維何髮苞椎髻出柳蹂湘於鄂於皖遂竄

鍾山衆狂且悍九點齊州㷭煙欲滿

文宗赫怒有

詔起公曰予汝知惟汝予同其司九伐以孝作忠公拜且泣盥綜

從戎迨攻自潤再克岳鄂大捷田鎮斷橫江索九派潯陽潛淌夜
作迺入西江重樹方略公心如水萬折必東既清宣貢旋指吳淞
衝
命再起厥聲熊熊
詔總師干節鉞是崇公有介弟鼓角塡龎靖毅殉勞慼烈死綏維
威毅伯電掣飆馳旣克皖城疾擣南畿
毅皇初載厥齡尚沖
文母負扆眷公益隆元日命相枚卜協從
帝曰欽哉時亮天工登壇誓師左淮右楚二廣分馳攉其角距有
煒湘軍金陵獨舉遂復

皇輿
天子神武捷書夜至上慰
兩宮
毅皇曰都元輔之功告於
九廟帶礪酬庸躬圭信圭晉衛同封公拜稽首匑匑畏慎河朔視
師碣石移鎮簡賢自代用賚廣運爰返三吳以資河潤六十攬揆
公朝京師
天子賜壽奎畫璇題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
之相度虛衷求闕神識洞中知人則哲名不已居功不已出人才
我才用之則一公之勳德爛若三長鄒枚而武李郭而文三代以

還。乃有斯人。伊呂諸葛。歷幾等倫。公薨於位。

天顏雨泣。何以贈之。三公晉秩。上謚飾終。名稱其實。吳楚津門。身

祠林立。湘江衡嶽。實公故鄉。

詔秩崇祠。於黎丹黄。公御雲車。來饗斯堂。刻詩牲繫。以備樂章。

敕建駱潘張三公祠碑 代人

咸豐二年七月乙亥廣西逆渠洪秀全等自安仁攸醴開道犯長沙陝安鎮總兵謚壯武福誠潼關協副將尹節毅培立寧陝營參將薩保西鄉營都司塔勒欒戰石馬埔沒於陳丙子賊踞妙高峰攻南門時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內召銅山張公代之未至駱公督所屬文武吏士嬰城守上元潘忠毅公來爲布政使比至賊已薄城縋而入見城中市肆閉乃徒步即市門反覆開諭肆盡闢人心大安未幾援師集八月甲辰戰南門外朗洞營參將任大貴死之丙午張公縋城入視事賊自南門穴隧道乃調楚雄協副將後官浙江提督鄧忠武紹良永綏協

副將後官鄖陽鎮總兵瞿威壯騰龍各領勁兵入備不虞九月己未戰見家河貴州提標遊擊曾正川死之丙寅戰牛頭洲貴州營參將蕭逢春河北鎮標都司姬聖脈死之丁卯戰南門外甯州營遊擊馬義死之丙子南門地雷發城圮越嶲營參將張協忠中礮死鄧紹良力禦之在籍紳士後官布政使銜道黃冕善化知縣後官按察使銜督糧道王葆生等補築立完十月乙未地雷再發城大圮瞿騰龍力禦之丙申賊夜遁己亥官軍追及於益陽大定協副將紀冠軍戰死十二月瀏陽徵義堂匪目周國虞稱亂張公密遣將討平之明年張公署湖廣總督潘公權撫事駱公復任巡撫潘公以疾歸駱公撫湘凡九年治兵援鄂援皖援江西兩廣

川黔所至有成績尋督四川拜協辦大學士薨於位
詔四川湖南各建專祠潘公起署雲貴總督殉寇難得
旨祀湖南名宦祠張公擢雲貴總督調署黔撫免歸薨於里爵有
詔復原官三公功德在湖南並家尸而戶祝者也同治十年某
膺
寵命權撫是邦其明年邦人士合辭來言當悍賊犯城時勢
危甚賴三公帥諸將士戮力同心士民得免屠獮其後克金陵殄
粵逆卒用湘軍底績事在一城功實在天下今駱公專祠方擬建
潘公本祀名宦祠張公請專祠並合三公爲一祠庶同歆俎豆
於邦暨至福誠尹培立薩保塔勒鄧紹良瞿騰龍黃冕並與祭法
所稱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及禦大災捍大患之義相應請祔祀三

公祠以稱　朝廷褒崇忠藎之至意某曰諸君子言是爲具疏陳請一詔曰可乃卜地城隍廟西爲崇祠上下各五楹門廡稱是既考宮邦人士復合辭言是役力戰死綏之任大貴蕭逢春姬聖脈曾正川馬義張協忠紀冠軍功與福誠等埒登陴協守之升合王㭽生功與黃晃等埒請一律祔祀庶足揭虔妥靈慰謳思者之望某又曰諸君子言是復附驛以請

詔旨如議行迺鍥石紀巔末昭示永永又作迎神送神之辭俾工歌以祀焉其辭曰

湘之水兮沄沄三公之澤兮與水俱深湘之城兮屹屹三公之烈兮與城並屹桂棟兮芝楣作新廟兮巍巍望公不見兮遺民悲同

堂肇祀兮薦雖彝靈之來兮峉與駕青虯兮驂絳虎有稌兮有黍芼荃搽兮潔僅筥坎坎鼓兮傞傞舞靈之去兮蹁躚歌受祉兮彈神紘烝士於學兮宜稼於田時賜雨兮靖熯煙豺貘遠竄兮蛟鼉深濳福我湘氓兮萬億年

敕建劉忠壯公祠碑代

同治九年正月丁卯朔越十五日辛巳廣東陸路提督三等輕車都尉達桑阿巴圖魯劉公征甘肅靈州逆回督攻馬五寨中礮墜馬卒於軍時某以陝甘總督督治軍務具狀　聞

穆宗震悼　詔從優議卹　贈太子少保　予謚忠壯　賜祭葬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敕祀京師昭忠祠其陝甘等省立功地及本籍並建專祠事蹟宣付史館明年金積堡平

上追念公功　命賜祭一壇十二年關內肅清　詔加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光緒二年卜地建祠長沙會城小吳門內賣南街越二年祠成公兒子三品卿一等男爵錦棠走書乞某文其麗牲之

石讜棻公諱松山字壽卿湘鄉人天性忠勇明大誼識量尤閎遠咸豐初應募入老湘營隸王壯武鑫戲下充第四旗營將轉戰永州郴桂暨湖北江西功皆最會壯武卒軍張忠毅運蘭領其眾公從征江西各郡縣克臨江撫州建昌暨吉水樂安廣昌南豐安仁等城援廣東之連州擒其渠遂轉戰至徽州屯祁門大破賊於盧村還攻景德鎮克之復浮梁尋克建德復徽州暨休寧黟遂下旌德張忠毅以疾歸督師曾文正國藩檄公與壽州鎮總兵易開俊分領其眾守寧國時公已積功　賞換花翎洊保提督銜　記名總兵　賜號志勇巴圖魯矣公之戰江皖也功績多歸統將事不甚著景德鎮之役各營窮追三十里將抵浮梁阻於水橋狹賊擁

不得前因反闢城賊出乘之各營頗亂次後軍不相屬公獨率所部扼橋東力戰卒拔浮梁其攻徽州也各軍分屯民村夜半賊突出劫營勢匈匈諸營驚潰公帥所部山立不動月下遮道大呼曰我第四旗劉某也列隊在此必毋奔奔則成擒矣是二役也微公幾失利曾文正聞之喜曰吾得一將才矣公自是名出諸將上在寧國大疫病者什七八悍賊數十萬更番來犯公激厲拊循士皆力疾戰守數出奇兵破賊得 旨署皖南鎮總兵尋補肅州鎮調皖南從文正請也當是時粵逆已蕩平而河南北捻匪棘曾文正奉 詔督師疏調公綜理營務湘軍既平吳會久役思歸休又南人不慣麥食他將奉檄率不願北征公獨投袂起立帥所部渡江

有諱飾不北渡者廉得其魁誅數人而事定捻臨淮易君開俊以
病歸公遂總領湘軍自蒙亳進勦河南逆渠張總愚等謀竄山東
公急扼濟寧賊回竄徐州公會淮軍擊敗之賊分擾西華上蔡公
殲之於雙廟追逼至洪河溺死數千人及郾師之召陵又破之尋
搏賊於南陽新野張總愚遂自河南犯陝西之同州朝邑陝軍迎
擊於灞橋失利西安大震公帥步卒數千馳入關敗賊於晉成堡
姜彥村賊悉銳旅拒公督將士鏖戰賊敗遁同朝圍解　優詔賞
荷囊小刀諸珍品尋擢廣東陸路提督敗賊於蒲城躡勦至富平
賊奔三原踰高陵東走公追及數敗之移攻綏德州一戰復其城
賊由宜州踐冰渡河遂入山西陷吉州鄉寧公克吉州賊渠鄉寧

走追敗之平陽賊趨洪洞公夜繞出賊前大破之賊遂道絳出横嶺關東犯直隸境矣某時帥師入衛飛檄公繞蹄大行迎截公冒雪兼程進日蹄百數十里以七年正月抵保定　詔下所司先行優敘遂敗賊於獻於深州賊走祁州又敗之追殺至博野又追及深州捷　聞　賞換勇號曰遊察阿　國語也賊南渡滹沱河饑輔解嚴公追敗之於彰德至臨山滄州連敗之遂塹長壕覆賊七月撚匪平　賞穿黃馬褂及三等輕車都尉公馬首復西矣公從軍十有八年僅歸省親一次年逾三十聘婦二十餘年未娶婦家送女至軍中而公轉戰無定所妻父攜女歷湖北江皖居二年皆弗值至是僑中州以待公既平撚賊以回亂援陝道出洛陽始成

禮會北山土匪二十萬蔓及延榆綏鄜羽檄日數至居旬日即行旣入秦議先靖土匪乃專力於回匪目董福祥等讋公威信率衆降凡十七萬有奇公悉貲遣之亡何所部駐綏德者爲會匪所煽叛踞州城公馳歸斬倡亂數十人部曲縛首逆降綏德復公坐失察 詔奪職留任未幾公帥師度隴東越花馬池進剿靈州逆回破堡寨數百遂拔靈州 溫旨開復處分馬化隆者渠魁也性兇狡旣就撫復叛踞金積堡公急攻之破里仁堡九寨吳忠堡三十四寨又破金積堡附近二十餘寨九年正月騎賊數千自胡家堡竄踞石家莊及馬五馬七等寨公帥師馳剿賊於西南面築壘三乃揮軍奮擊各指一壘破之賊竄入馬五等寨公築壘設長圍困

賊。賊出馬步數千來援。公鏖戰敗之。奪馬百。斃賊千。明日進攻馬五寨。拔外柵。縱火燔寨門。策馬督攻益急。忽礮彈中左乳。親卒掖以歸。公創甚。猶大呼整隊。毋亂行。將卒齊憤。立拔馬五寨。殄殲之。公張目語諸將曰。我受　國恩未報。即死。毋遽歸我喪。當爲厲鬼助君等殺賊也。言訖卒。年三十有八。公治軍寬而有制。嚴而不苛。與人共事。無居功諉過心。語及時局艱危。輒義形於色。不復知有身家性命。自結髮從戎。轉戰十四行省。平粵匪捻匪回匪。與賊相終始。尤偉者。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又速衞畿甸。以步當馬。爲天下先。其勦回也。無戰不克。西寧回目馬朵三。嘗以千五百騎。陰助馬化隆。未半月。折其大半。逃歸。繇是河州臨洮靖遠各回酋。莫

敢援化隆其威震西陲若此。諭稱其謀勇兼優無媿名將。上之知公深矣。公既誓為厲殺賊及官軍平金積堡訊俘稱公靖節後夜輒聞戈馬聲如怒潮湧至賊疑官軍來襲莫敢解衣臥某駐平涼時一夕聞大聲嗚嗚震山谷察之了無所見疑必有異未幾捷音至化隆是日就擒矣烏虖公之神在天壤固無所不之湖以南則公桑梓也廟食百世尤宜某與公馳驅王事以性情相許追思輒悲痛公兄子錦棠領公舊部出關絕大漠蕩平西域亦由行公之志也公事蹟在　國史人莫能盡知謹攝公職守方略及其終始大節具於碑以稱　朝廷勵節褒功之意又詩以覽之其辭曰。

聖清光宅九有來同 重熙襲祉

三祖

七宗地大物博熾極而豐光豐之交羣岢五晉封狼貙羆眾猝且

悍闕嶺揭湘于鄂于皖穴有江左踞爲僞都橫噬六合流血成渠

誰其膺之淮潁妖徒是曰捻匪背城走野甡甡往來中原萬馬倐

豫倐泰有地如豬花門務面種埒羌氐仇殺搆亂桀毒西陲起相

應和噬必擇肥惟粵捻回是稱三韃王旅濯征百戰蹀血率汔

天誅梟渠鑿穴桓桓忠壯靡役不從初殄粵寇有煒其功繼夷捻

賊橫塞其衝星馳入衛耿耿孤忠

帝曰都哉 懋賞酬庸轉旆西征兇酋奪氣疾擣梟巢中礮溘逝

臣力竭矣死當爲厲馘霓鞭霆誓殲醜類

天子曰咨予爾虧傷乃命司勳銘于太常乃命祠官祝祭于祊世

選爾勞帶礪冠裳兕巢尋拔卒成公志

帝念尸臣遺官　賜祭闕內繼平爵加苗裔九原可作感極而涕

湘垣作廟孔碩且嚴何以奠之有敦有籩

帝詔有司薦馨萬年匪予爾私厥績楙焉公靈殛賊訊自囚俘告

禽巨憝厥聲嗚嗚神兮歸來風馬雲車鉠銘樂后戲世之模

湖南省城隍廟碑 代

城隍之文見於易廟祀則不知所自昉長樂圖經云漢御史周苛爲項羽所烹高帝嘉其忠烈詔州縣廟祀之然未聞遂名其神曰城隍也惟鎭江慶元蕪亭蕪湖等廟祀紀信爲城隍神龍興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等屬祀灌嬰爲城隍神南雍州記亦云南陽有蕭相國廟相傳爲城隍神然則城隍之祀殆始於漢歟若其見於正史則自吳赤烏二年建蕪湖城隍祠外北齊慕容儼鎭郢城有禱城隍神獲祐事梁武陵王紀烹牛祭城隍神有赤蛇繞牛口事嗣是唐張說張九齡李德裕杜牧李商隱並有祭城隍文李陽冰有縉雲城隍祠記則繇漢迄唐廟祀已徧天下宋頒封爵錫廟額禮

秋有加焉明初去廟爲壇自京師城隍神至直省府州縣封王公
侯伯有差尋詔去封爵仍用廟祀稱某省府州縣城隍之神
國朝因之會典及通禮有祭都城隍及直省府州縣城隍廟之禮
葢天生民而立之君有封疆吏暨郡守州牧縣令以理陽即各有
神以理陰陰之與陽猶晝夜寒暑之相倚理不誣也湖南行省治
長沙府於漢爲長沙國後爲郡爲州爲路至明復爲府成化十三
年分藩於長沙是爲吉王城隍廟在府治東北飛虎寨　關帝廟
之右神像鑄金爲之有文曰都城隍像正德五年吉藩造葢郡既
立國神即爲國城隍矣人
國初復爲府城隍康熙三年分湖廣爲南北二行省移偏沅巡撫

於長沙。法當立省城隍廟。未遑也。乾隆二十八年。巡撫陳文恭公始即府城隍廟改祀之。仍以府城隍配廟。遂合為一。咸豐初年。與設火藥局於旁舍。九年二月。局不戒於火。廟燬無片甓存。同治十二年。議修復。僉以兩廟宜分設。乃先復府城隍廟於故址。越光緒三年八月。卜地 關帝廟左偏。建省城隍廟。廟三成。各五楹。門廡五楹。繚以垣。為門二重。歌榭一。東西廡各八楹。分祀九府三廳四直隸州各城隍神。猶節署之有屬官廳事也。其後為寢宮。為齋廚神庫。崇閎赫眂。舊有加。工竣於四年某月。糜白金萬二千有奇。董其役者。候補通判涂鴻儀也。新廟既作。像設有嚴。簠簋籩豆尊罍之屬咸飭。迺遴日迎主。肅將祀事。時某以布政使權巡撫事。

衆請文其麗牲之石。爰縷述始末。臮剏建落成之歲月。勒貞石以詔來者。且為迎饗樂神之辭。俾工歌以祀焉。其辭曰。

大湖南兮風泱泱。礪岣嶁兮帶沅湘。城伊減兮屹金湯。有神綰轂兮綏是邦。神之格兮逶迤。犧蒼蚪兮驂玉螭。揭桂棟兮芝楣。考新宮兮神是依。坎坎鼓兮傞傞舞。樽緹齊兮牲折俎。神醉飽兮穀士女。祛疫癘兮時暘雨。宜稼於晦兮蒸髦於庠。祭受福兮普降祥祉。我湘泜兮億千萬禩其無疆。

河泊塘新建屈子廟碑

汨水源出義寧之桓山西流入平江又西逕湨昌故城北又西入湘陰徑玉笥山又西爲屈潭一稱羅淵是爲屈子懷沙自沈之所今平湘接壤之汨沙港蓋其地也劉氏異苑稱其曲川明淨異常處民爲立廟在汨羅之西州傳屈子投川騎白驥而來今岸側磐石馬跡尚存廟食茲土久矣平與湘同爲古羅國屈廟在平湘不一處而汨沙港獨無之非闕典歟光緒元年邑人運淮趫者僉議醵金立屈子廟卜地河泊塘之邱業操舟者聞之翕然輸金以佽越明年廟成糜白金萬有奇廟基廣輪十餘畮爲堂三成翼以東西序其前爲門廡廂稷庖湢神厨神庫之屬咸具像設既肅籩豆

靜嘉父老歎嗟飲食水旱必祭祭必虔以格爰屬元度文其祓牲之碑謹案屈子爲洙泗鄒嶧後一人其忠則關龍逢比干之殺身以成仁也其義則伯夷叔齊之舉世非之不顧也其文章則三百篇後漢魏作者以前屹然一大宗也元度嘗倡建新廟於天岳書院記之詳矣獨攷其逸事莫詳於唐沈亞之所作外傳傳稱屈子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及放廢江南楚俗尚鬼祀必作歌以樂神辭甚俚因栖玉笥山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唬嘯聲聞十里外草木皆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古聖賢人物神怪瑰瑋僑佹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

紛憤懣不交世務探湘賾和淮瀆託遊仙以自適王逸道之遂以
五月五日赴清泠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
每值重五必以筒貯米祭而投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晝見一
人自稱屈左徒曰君見祭甚善然宜裹以楝葉五色絲縛之庶不
爲蛟龍所竊今角黍其遺制也外傳略如此嗚虖屈子至今二千
餘年矣鄢郢既墟祭祀遞屋亡秦者沙也心也劉也項也皆楚人
也屈子之孤憤宜可以紓矣抑自嬴顛劉蹶已來滄桑岸谷類浮
雲之變滅於太虛而子之節義文章獨能光日月動鬼神永與山
川不壞然則昔之苦雨淒風今宜爲祥雲善氣矣庶幾時雨暘祛
疫癘以永福我湘垠於弗替哉傳曰樂操土風又曰數典不忘祖

今之迎饗樂神也宜楚聲迺爲之辭曰

泝汨羅之潕淊兮陟玉笥之嶔巇攬杜蘅以掩涕兮譬獨懷此湘

纍[illegible]靈均之姱節兮佩申椒與菌桂蓺九畹及百晦兮又紉之以

蘭蕙悵靈修之恂怒兮信謠諑使嫉娥眉猶專佞以叨穢兮蕭艾

充乎佩幃忳鬱邑而侘傺兮曰余式乎前德寧赴湘流而葬魚腹

兮循彭咸之遺則神溘埃風而上征兮望故都且焉止息颮發軔

於九疑兮就重華以告哀夕弭節於洞庭兮訴帝子而抒懷前緒

孝子使先驅兮後賈生其許追陪神剡剡兮歸來作新廟兮汨之

隈蕙楝兮葺堂卒夷楣兮葯房芰荷衣兮芙蓉裳衶之格兮宴娭

援北斗兮鄉天漿神醉飽而降福兮驂青虬與赤豹傳江水其安

瀾兮馭蘭橈與桂櫂。維之國兮汨之邱。家有慶兮歲有秋。奠于豳

觴禊兮。薦角黍而飫鹽麻。

昭顯眞人廟碑

同治十年夏六月縣大旱衆愁甚乃奔走呼籲迎昭顯眞人之神自瀏陽祖師巖至縣南鄉除壇以禱越四日大雨槁者興呻者歛歲則大熟乃謀荅神庥卜以筳篿凡數請弗徐卜建新廟則吉再卜地得廟基於爽源仙人洞又襲吉父老皆再拜曰洞幽勝有仙蹟雅與廟稱殆天作而地成之以妥神而祿我民者耶遂卜日鳩工度材於岡陶甓於場伐石於山之陽既庀既飭不窳而良越三月廟成糜緡錢三千二百有奇乃筮穀迎神期而集者萬人籩豆牢醴告備鐘鼓筲籥聲相聞衆屬完度以文紀歲月不敢以不敏辭謹案眞人陳氏諱世賢字榮芳瀏陽北鄉橫塘人以雍正七年

八月十五日生少孤貧事母至孝爲縫人以養性不茹葷血母卒屏人事裹糧遊武當山得辟穀術及歸囊尚有餘粮隱瀏東大光洞祖師巖巖在福石山之陰面瀏背平人跡所不到以乾隆三十八年除夕坐化巖中春秋四十有五肉身不壞目灼灼有光所遺刀尺尚懸巖壁閒鄉人廟祀之嘉慶中歲旱嘗示夢居民禱雨立應咸豐三年土匪周國虞作亂四年粵寇竄醴陵六年自通城義甯疊犯瀏陽東北界瀏人練鄉兵禦賊並賴神力瀕危得免乃合詞籲大府乞疏請

封號答神貺巡撫侍郎駱秉章以

聞得

旨封昭顯眞人禮也先是平江士民踰福石山謁廟道險艱至是新廟成衆皆稱便飲食必祭疾痛痾癢必禱神亦屢出奇驗以震邊人耳目而作其恭其諸誠不可揜者歟雖然民之感神也以誠神之福民也以善傳曰作善降之百祥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然則求格神者舍悔過遷善以對越神明夫豈有他術哉元虔思禱神者不反求諸已也謹發斯義以爲自求多福者告又作迎神送神之詩使工歌以樂神其詩曰

神之靈兮格思驂皓鶴兮駟玉螭溘浮雲而下降兮皐兮纚之靈旗合上池之丹藥兮探閬圃之瓊芝閔衆生之疢疾兮錮沈痼而紹軒岐民無札兮物無疵痾瘝在宥兮爲民依膺眞誥兮衆功行

其巍巍

神之逝兮徜徉翺翔節於淮川兮暮擊汰於羅江紛總總其繁會兮奠桂醑與椒漿既醉既飽兮樂無央福我民兮壽且康田宜稼兮時雨暘矺疫鬼兮驅螣蝗更[illegible]我民兮澡身滌慮肩眾善而介百祥誰謂神遠兮森臨上而質旁

明蘄國武康康公廟碑

古英傑非常之士生爲名將相成佐命勳沒則廟食百世三代下若漢之蕭曹馬鄧季漢之關張唐之郭李張許宋之韓岳明之徐中山常開平沐黔甯諸公莫不生英死靈與天壤不敝若蘄國武康康公其一也謹案公諱茂才字壽卿蘄人通經史大義事母孝元末寇亂結義兵保鄉里官淮西宣慰司都元帥太祖克集慶師所部來歸授水軍元帥屢破張士誠兵陳友諒陷太平約士誠合攻應天公與友諒有舊紿爲內應誘至龍灣大敗之以舟師從太祖克安慶破江州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克黃梅襲取瑞昌又從援南昌戰彭蠡友諒敗死從征武昌皆有功尋從大將軍達克廬州

取江陵及湖南諸路太祖擊士誠於鎮江士誠遁公追擊大敗之淮南平尋拔湖州進克平江路還取無錫累遷同知大都督洪武元年從大將軍經略中原取汴洛留守陝州扼潼關善招徠撫綏民立石頌德焉是年復從大將軍征定西取興元還軍道卒追封蘄國公謚武康此著在本傳者也吾平向未有公廟明吳景濂官四川通守署左有公祠比秩滿歸舟行已千里矣夜夢緋衣人曰予君比鄰康某也當血食君邑願同行盍還取我像景濂曰逆流不易遂奈何曰鷁首第西向朝發可夕至也如其言果不爽及抵平搴像至長壽里擬暫移別墅置莫能舉衆異之遂廟於此今所稱太尉廟者也　國朝乾隆四年里紳吳於豢協君彝卿隊金壇

修公廟。雲卿父尊三。復斥已貲延歐樹規制。備焉。嘉慶十二年。雲卿子炳南陕南拱南斗南。鳩工拓地。擴舊制十之三。語詳前記。道光季年。廟漸圮。維時海口通商。平東產茶。以長壽為都會。泉刀之利歲入百萬緡。商有羨財。民有餘力。乃相與謀曰。微神之惠不及此。非鼎新廟貌。其曷以揭虔妥靈。仰答鴻貺。於是雲卿子姓某某大集九社士民。議撤而新之。別建傑閣三層於廟前。踞一鄉之勝。工始於咸豐元年三月。落成於三年八月。縻白金五千四百有奇。悉出眾輸。乃屬元度為之記。元度嘗謁公廟。見右楹有刀陷木中。眾指曰。道光甲午。市儈貪賴估客所寄貲。爭不決。偕質於神。故事鳴神者各執雄雞一。以刀劙其首曰。予所否者如此雞。估客如其

法雞首立斷市儈舉刀欲下忽昬仆刀失所在僅柄存手中迹之則飛陷楹端事立白遂年市儈家數口死且盡神之彰癉赫濯能驚動禍福斯民多此類其有裨於人心世教何如哉宜吾平人俎豆尸祝之與蕭曹馬鄧關張郭李張許韓岳諸公並歆血食於無既也抑考太尉官始於秦見月令漢唐宋皆因之明史百官志無太尉世俗以稱公廟蓋由縣境別有康太尉廟祀宋太尉康應字保裔者誤合兩人爲一耳既以諗於衆爰作迎享送神之章遂以聲諸樂石辭曰

神之來兮洋洋朝蘄水兮暮建康鍾山祇候兮孝陵在望渴玉蝀兮宴娭驂文豹兮翱翔昔廟食於西蜀兮尋改卜於衡湘天岳山

兮莪莪汨羅水兮湯湯新廟有作兮鷹鶩丹蝀翥黃神嗜飲食兮
醉飽犧牲雞卜兮來歆我觴
神之去兮遲遲乘元氣兮薄希夷紛總總兮揚靈旗㧗弭節於昌
水兮繼晞髮於瑤池穀我士女兮壽我蒸黎田宜稼兮蠶宜絲茶
入市兮鑣驟驟千艘萬舶兮瀛海之西無水旱兮無蝗饑驅癘鬼
兮役鍾尥鼓坎坎兮舞僛僛神血食茲土兮更千秋萬歲其永與
吾民相依

前永州太守楊公生祠碑

咸豐九年春二月粵賊偽翼王石達開率衆數十萬自南安入楚陷郴桂二州將乘虛取永州以犯長沙時督亢楊公知府事聞警與署總兵侯君光裕零陵令施君濟及郡紳共籌戰守策括存城兵止四百練勇止六十八人乃檄施令暨守備駱光泰郡紳趙履祥募勇千餘入城守時候選道劉公長佑知府江公忠義率巡撫檄帥所部數千人援郴桂遊擊余星元楊恆升都司李金暘各帥所部援江華公馳羽書丐諸軍改轍來援三月辛未朔越翼日壬申賊抵白水嶺防勇不能禦退保郡城人情恟懼公步出通衢誓衆以死守各授兵登陴癸酉賊薄城踞民屋爲窟甲戌黎旦賊攻城

銳甚公及駱光泰守東門總兵守北門千總方振鵬守南門礮斃大旗賊賊少卻日午復攻且梯城我軍壘磚之比暮賊環屯城下爇火徹夜公命丁男無老幼悉乘城婦女烈炬守門戶炊黍餉軍城上火光照十里五鼓風雨暴作燈火滅軍民露立寒噤不能支賊料攤攀堞上當是時鎗礮聲與風雨聲相激怪梟類鵂鶹悲鳴徹旦士民相顧失色公下令守卒擅離寸步者斬賊數上數擊卻之厥明雨止公募敢死士縋而下爇賊踞民房賊退伏不動公捐俸錢五百貫犒軍軍心益奮乙亥賊再攻來愈衆望之不見其後公曰毋浪戰援軍且至其堅守以俟公之乞援於劉江也師適過祁陽祁陽令劉君達善力請赴郡城言之至泣下劉公投袂起令

江公先領一軍壁江口又令都司王順慶帥三百人助守城丁丑自西門入戊寅余楊軍至壁城西少選劉公亦至壁接履橋江軍告乏食公餉錢四千貫米三百石各軍始合會己卯劉江二軍及賊戰大捷逼賊營而壘余楊軍作浮梁渡湘合擊大破之然石逆方率後隊至屯菱角塘城圍倘數帀內外闃不相聞公募壯士覓水渡江約諸軍夾擊命郡紳趙肇光李榮賜等出為前導壬午各軍大合戰城上軍譟而出自後夾攻賊潰從南津渡奪路奔逸李金暘自甯遠來援抵香荅山驟與賊遇出不意猛擊賊自相踐藉死乃渡河筏斷溺死數千人遂破菱角塘數十壘追奔二十餘里殲賊凡數萬生擒數百悉斬之癸未賊遁石逆分黨犯祁陽不克

又分擾郡屬遂圍寶慶累月不能下乃繇粵竄川尋爲官軍所夷
滅矣方事之殷公腰刀帕首衣短後巡城諭家人各爲自靖計賊
退郡民數萬相率拜馬前泣曰公活我又私相慶曰微我公吾屬
無噍類矣逾年公遷辰沅兵備道去之日傾城跽送趾相錯於路

又九年有

旨內召公以母夫人篤老引疾致仕郡人聚而咨曰公歸不復矣
公之德不可諼也迺謀築生祠衆皆趨赴不數月祠成郡紳何若
泰等具事狀屬元度文其碑竊嘗論三代下漢法最近古漢之太
守實兼將帥之任故治效多殊異朝廷愼畫寄臨事擇將不若先
事而擇守公在永力拄危城藉固會垣門戶實無忝古太守之職

功豈勵在一郡哉抑攷生祠昉自漢張負任延于定國鄭衆等而

令甲弗著慮或干瀆及貢諛也公去郡已十餘年去官且三年則

無復前者之疑矣公名翰字海琴晚號息柯直隸新城人道光乙

巳進士由編修出守官至辰永沅靖兵備道加布政使銜　賞戴

孔雀翎余嘗謂公以文章掩其政事其治狀上官或不盡知故未

竟所施設而被澤之士民獨俎豆而尸祝之愈久弗衰抑可見三

代直道之公之不容泯也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

患則祀之是祠也實應祀法故具記其本末以備　國史之採且

詩以係之曰

古零陵郡介楚粵交二水來滙曰湘曰瀟實據上游會垣門戶粵

有狡猺繇吳轉楚敞郡城虛悉黨來犯礪彼豺虎其威虓闞顯允楊公實守是邦登陴誓衆與城存亡迺召援師兼程雨集公帥貔貅外內合擊旬有一日賊踣而逋闔城耆庶祝延懽哼有叟皤皤有婦有子曰匪我公成齏粉矣公之去郡十有四年民不能忘作堂嚴嚴八愚之墺左渠右邱抗手元柳並峙千秋公今歸只德音不已我作銘詩敢告惇史

李烈婦吳氏殉節碑

同治四年五月十四日夜教匪陷石阡府城經歷李雲昇星階之婦吳氏死之吳本滁州舊族幼讀書識大義兄青蓮貢生星階籍沅陵以咸豐二年從軍隸提督和春麾下由粵而楚而吳凡數戰案保今官與青蓮善寓常州聞吳氏賢委禽焉六年來歸九年生子鏞星階乞假歸吳氏事舅姑惟謹是歲星階奉部檄之官挈與俱石阡苗稱亂久黃平施秉閒莠民應之曰教匪有遺號白號諸目列屬無完土在官日食常不繼吳安之家居飽閱亂離狀嘗從容語星階曰女以節爲本吾見被掠者俘係若犬豕然何苟活至斯也是夜賊襲城星階督民兵出禦被重創賊擧燎入吳氏見火

四起急挈子若女授僕嫗使逃自以頭觸柱不得死拔刀自抵其胸腕弱未殊解帶自經乃絕年二十有七越日星階隨郡守徵鄉兵復城趨瘞吳氏面如生刃猶陷胸間也星階大慟曰吾婦不愧平生之言矣郡守上其事得

旨旌郡人就殉節處建亭立碑垂示永久銘曰

觥觥烈婦在皖之滁清流關迴豐樂亭孤曰相夫子五溪是宅落拓一官羅施鬼國天狗脊墮猲聲若雷有猘其噬城門夜開烈婦開變目眥迸裂頭觸不周天柱欲折飲刃不殊繼以繯首浩氣衝胥噴薄牛斗人誰不死死重泰山

詔立綽楔血碧土斑五老峰前牂柯江上瑑銘貞石坤維精壯

重修宋君子萬子靜先生墓碑

宋鄉賢崇祀君子祠萬子靜先生生於宋紹熙初壽六十有七以寶祐二年甲寅歲葬縣東沕頭古塘嶴歲久碑碣不存越五百五十六年為

大清嘉慶十六年辛未夏大雨土崩出古塼有石刻地莂載先生名諱及卒葬年月地主國子生余高遠及其子諸生灝瓏費治之又得地莂一知夫人毛氏實與先生合葬乃立碑志崖略又六十三年當同治十二年癸酉地已數易主有士人造屋隧道前先生裔孫兆紹等慮其戕犯也亟謀於族衆圖免後艱先生之裔有居義寧州者曰承風乾隆中進士官禮部侍郎　贈尚書謚文恪文

恪元孫曰椿齡方以知縣需次湖北至是亦來會乃假貫古塘嵛原山立石為界又明年重修墓道屬元度以碑紀其事謹案先生諱鎮字子靜一字見春淳熙十年進士官澧州司戶參軍先是紹熙初朱子帥長沙吾平李君儒用吳君雄李君璠鄒君晛李君杞李君雄並親往受學先生則與方君暹曾君仕能同受學餘干饒雙峰之門實朱子再傳弟子也其學深究性命之旨與仕能齋名雙峰嘗語仕能曰天下讀書人鄱陽湯伯易第一子靜次之湯亦饒門高弟也賈似道帥荆南嘗辟先生為公安書院山長拒不赴居鄉仿朱子社倉法積穀振饑有規約存邑乘中所稱左傍十蠲今不傳行誼詳通志一統志及楚寶宋元學案中元祀君子祠及

鄉賢所居曰蔣家坊有橋曰蔣婆相傳先生母夫人所建也先生夫婦合葬於斯殆距居宅不遠其後裔乃散居平江巴陵及江西之義寧德化云烏虖先生之墓歷六百餘年復昭顯於世殆將與天壤不敝而余上舍表章於前令子姓亟加封樹皆義不容已也爰爲之銘曰

宋南渡之世汨水之濵傳紫陽學者凡十有三人孰爲後勁曰蔣見春其幽竁卜藏茲土其神爽則揖讓陟降於洛閩諸先賢之門後有千載尚欽式乎茲墳

凌氏族重修遠祖清海公墓碑

古者墓而不墳不封不樹凡以葬者藏而已矣然禮系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則高庳已有定制孔子修防墓封之崇四尺用士禮也周禮墓大夫掌邦墓之地域然則記所稱若堂若坊若覆夏屋若斧者蓋皆有職掌焉凡爲人子孫莫不慎守先人之邱壠而歷世久遠塋兆湮沒不可考往往莫可如何有能保世滋大閱千百年而馬鬣巋然則其祖若宗必有大功德足以覆露其後人抑又非得賢子孫不能及此也凌氏系出衛康叔支子爲周凌人以官氏吳偏將軍統其裔也世居丹陽五季時十五世孫修舉賢良中第丞岳州之平江卜居清水遂族焉數

傳至德朝遷小槿是爲小槿凌氏之始清海公諱泰來居小槿之萊畬坡曾祖雲翼宋建炎中領漕薦祖禹圭四川名山縣令父伯愷行誼詳邑志爲縣令楊侯寅所禮重其卒也主簿劉君平一志其墓有子四公其長也公之配單氏子曰萬單傳三葉至六世孫友清始生天富天貴天壽天祿凡四子今所稱下四房者也公之行實世遠莫能詳然自公至今傳世數十越時數百年子姓男女不下數萬指甚微相仍取科第者踵接孰非公流風遺澤之所保艾歟公以元至正八年戊子歲葬楊梅江大竹園對岸今呼爲紫草坪煙竹塝癸首丁趾與單孺人合墓公之子姓懼其久而漸湮也乃增購墓之前後左右山重加封樹正疆界鐫貞珉而屬元虔

紀其顛末余聞齊師伐魯猶於栁下惠之壟禁樵採漢高帝爲信陵君置守冢三十家重其人必式其墓也况子孫之於祖宗歟又况其爲繼別稱宗之祖歟迺爲銘曰

自至正八年至今五百三十年矣其閒陵谷滄桑變滅而湮沈者不可選紀而公夫婦之壟獨歷敓不磨若此禮器未發於青州前和弗翳於灤水繇世澤之延洪抑雲仍之趾美繼自今于萬斯年式茲墳者尚想像乎高畤之祁連與尸祝之畏壘

先世父暨先府君合葬墓碑有序

古無兄弟合葬之明文洪氏隸釋錄郎中馬江碑述其中弟文緒事實跋云因與其季合層故作碑併及之也望溪方氏表竑化晉氏先墓有兄弟八人葬同邱事在五代時而望溪亦與其兄舟弟樞約同穴葬同時甯都魏叔子兄弟亦然此禮之以義起者也先世父通議公終於嘉慶二十二年先府君光祿公終於道光四年原葬地皆不墨食十六年春得兆域於祖宅後山卜者曰吉先大父乃命孫元功等曰既得吉卜其遷爾父爾季父合葬之乃筮日改窆庚首甲趾其時距世父卒二十年距府君卒十有三年矣又四十四年當光緒四年戊寅元度始勒石隧道銘其碑

世父諱傳郊字希宋號孟卿其曾祖諱萬才國子生追授光祿寺典簿妣氏曾　贈安人祖諱自芳縣學生　誥贈光祿大夫妣氏余　贈一品夫人父星垣公諱家庚從九品　誥贈光祿大夫妣氏徐　贈一品夫人先世來自豫章　國初自縣西門遷沙段乾隆十一年卜居今宅先大父有子二公其長也生而樸毅寡言笑尤敦內行視浮奢習去之若浼服御儉陋衣非數澣緝弗易嗜淡巴菰好徹夜危坐先大父兄弟五以食指繁析筯居曾大父故名諸生大父昆仲皆能文絀於試惟五伯父遜吾公早慧公同堂弟也公自以少廢學甚憾之既析居廬遜吾公或以家累輟讀乃言於大父請與伯祖合爨而自課耕牧俾遜吾公得專志誦習二父

嘉許之會公得疾不果其後遜吾公舉拔萃科預鄉薦公皆不及見然每言及輒以公爲知已也公初娶於喩生女二繼娶吳生元功吳卒再繼丁生元勳丁又卒賴大母徐太夫人鞠之公旣屢喪偶踰年感傷成疾卒距其生乾隆五十六年某月春秋三十有七子元功　贈五品階孫積謙貴州補用通判加知州銜曾孫厚堃廩監生候銓縣丞次子元勳早世　贈三品階孫積經花翎運同銜加二級廣東德慶州知州署封川縣知縣嗣曾孫厚堃光祿寺署正銜孫女四人曾孫女四人公初以積謙貴　誥贈奉直大夫繼以積經貴　晉贈通議大夫喩吳丁並　晉贈淑人

府君諱某字仲朱號小卿其生也後世父十六年世父旣未竟於

學大父益塼力課府君府君性穎特以大父續學未遇思自奮於甲科爲親慰從五伯父遊最久未冠有文名其注學籍顧獨在諸兄後則益悴於學終年閉特室手披口吟忘寒暑晝夜以求之得咯血疾諱不言道光三年受知督學祁文端公拔冠郡學再試愈激賞之曰業成矣科第可芥拾也時大父母年並六十餘自世父世母先後逝所遺二女皆不祿積歲憂傷及是始一開口笑明年府君將讀書嶽麓未行而病越數月病革語吾母喻太夫人曰吾不能終事兩大人反遺大人恫不孝孰甚死必以衰絰殮將屬纊問後事不答惟自引其衣申衰絰之命也時在九月十九日距其生嘉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春秋二十有八府君篤孝友與人深

摯閒雜以詼諧讀書日有程課手寫經史古文辭二十餘帙其卒也大父母哭之幾喪明賴吾母守節奉舅姑字孤得有立越十年大母考終又十四年大父乃終府君初奉 特旨誥贈奉政大夫晉贈榮祿大夫 再晉光祿大夫吾母 晉封一品太夫人長子恩理奇慧甫周晬識字二千有奇四歲殤次元度道光癸卯舉人花翎布政使銜浙江雲南按察使色爾固楞巴圖魯孫積琳花翎三品銜江西補用道積璠拔貢生花翎四品銜兵部員外郎積瓚幼孫女六人曾孫厚荃厚蓀厚棻其出嗣積經者曰厚蚩曾孫女五人銘曰

爽溪之邱羣山所宅元氣蜿蟺來自福石維我世父臬先府君同

氣合窆之有嶫其墳王考之命禮繇義起以奠幽宮以庇厥孫子其萬億年膺天之祉